

行者文丛

一朵喇叭花

孟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行者文丛

一朵喇叭花

孟嘉/著

中国
戏剧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者文丛/孙国章、崔苇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 11

ISBN 7-1104-01232-X

I. 行… II. ①孙…②崔… III. 散文随笔—理论研究—文集 IV. J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6500 号

行者文丛——一朵喇叭花

孟嘉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山东和平印刷厂印刷

24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0.65 印张 16 插页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104-01232-X/C·50 总定价: 206.00 元

本 册: 16.50 元

献 给

母亲和大哥的在天之灵

目 录

第一辑 阴晴冷暖

- 3 那一朵喇叭花
- 5 赠我金橘的姑娘,你在哪里?
- 8 松林青青
- 11 我们当年的婚恋观
- 14 我的青春 我的保尔
- 18 母亲教我度阴晴
- 22 教坛风雨 46 年
- 30 教师之歌
- 32 诱人的电话
- 34 退休
- 38 我和篮球
- 42 想想最高兴的事情
- 45 狗在谚语中
- 48 喊山去哟

目 录

- 51 高 楼 梦
- 53 房 子 啊 房 子
- 58 汤教授“闹房”
- 61 深沉最是爱国情
- 64 两次家庭会
- 67 “实事求是”苦变甜
- 70 在共和国的列车上
- 73 斯文的弄潮儿
- 82 李委员抓小偷
- 85 难忘吴桥的江湖文化城
- 88 郭老的好儿女

第二辑 我师我友

- 95 鲁 迅 出 山
- 98 我心中的冰心
- 103 愚也书生 智也书生
- 106 学学钱钟书的苦工夫

目 录

110	学学钱钟书的“有所不为”
113	对己严,对人也严
115	我的老师王统照琐忆
121	割不断的怀念
126	华岗和鲁迅的一次交往
128	恩师罗竹风琐记
136	罗竹风老师——我心中 不灭的明灯
139	吕荧先生琐忆
145	孙昌熙先生的眼睛
148	殷先生的书房是个谜
151	从容不迫自惊人
155	怀念老山大 祝福新山大
160	青春的旋律
163	朴素是一种境界
165	冯中一:一部读不完的书
172	山青:悲怆的早醒者

目 录

- 177 悼念葛懋春
181 我所知道的高岸

第三辑 异国他乡

- 189 “让你满意”的空姐服务
192 在美国逛商场
195 诗和友情使我们高贵
197 不敢散步
200 职称、导师及其他
203 美国中学一瞥
207 美国人的吃喝风
210 重做小学生
213 另一种“洋人看戏”
216 一份日报两磅半
223 电视不会排挤电影
225 洋人长短宜掂量

目 录

第四辑 明暗是非

- 229 光中也有暗 暗中有光
- 232 一要老实 二要智慧
- 235 做好人要付出代价
- 238 话说“建国式”这代人
- 242 我看患难兄弟为钱反目
- 245 做个现代人
- 248 好好活着
- 251 学会宽慰自己
- 254 且说凝聚力
- 257 救救孩子
- 261 别指望“闻过则喜”
- 263 令人开窍的社会心理学
- 266 历史方向和个人选择
- 269 摸着石头过河
- 273 识途老马该干啥

目 录

276	安贫乐道吧,书生
279	为北大校庆的接待 方式叫好
282	博导辞职不寻常
285	也谈媒体与知识分子
289	春节联欢晚会已入民俗
292	一个巴掌拍不响
294	抗洪刷新了大禹传说
297	斯塔尔、克林顿及其他
299	无法忘却的高考作文卷
301	令人欣喜的“李一粟现象”
305	鼓励“偏科”不可取
308	别误解了“不求甚解”
311	该治一治学术垃圾了
316	出书,请严把语言文字关
319	建议编一套中国娱乐大全
322	后记

第一辑

阴 晴 冷 暖

那一朵喇叭花

七岁半的小孙子越来越调皮了，他问我：“爷爷，你跟奶奶是怎样谈恋爱的？”我认真地想了想，说：“你奶奶给了我一朵蓝色的喇叭花。”“在哪里给的？什么时候给的？”“在于佛山公园里，是三年前的夏天，刚下过雨。”小孙子已经会减法了：“那时候你已经 62 岁了呀！”

是的。我和老伴王占鸾是六十年代初在患难中走到一起的，相濡以沫，温暖又艰辛，没有什么花前月下的情节。倒是三年前的那朵喇叭花有几分罗曼蒂克。那时我俩都已退休，养成了早晨上山练功的习惯。可是那天早晨大雨如注，早饭后才停。我俩各推着一辆自行车，准备到干佛山去领略雨后的清爽。刚到楼下，老伴的一位同事找她有事，我只好独自出游，照例把自行车放到公园门内高高的白果树下，然后步行上山。我特地去探望了山崖上的那棵山枣树，它的侧枝上有四颗枣儿簇成一朵花的形状，那是占鸾偶然发现的，是我俩共同的秘密。它们都经住了这一场风雨的考验，水凌凌的，似乎比昨天又长大了一

点。在石林园里，我遇到了一位山友，一同整理了一会儿石墙。下山的时候已经九点多钟，太阳还藏在云后，轻风宜人。

我到白果树下，找到自己的自行车，正要开锁，蓦然发现一朵蓝色的喇叭花连梗带叶亭亭玉立地竖在车座当中的小孔里，水汪汪的，笑迷迷的。谁插的呢？大概是占鸾。可是附近找不到她的自行车。我欣赏着蓝色的喇叭花，一些美好的童话故事联翩地浮上心头，分不清是读过的还是自编的：一只山雀专门衔来这朵花献给我，为的是答谢我那次把它放飞。……一个惜花的少女随手插在这里，也许她正在揣想车子主人的心理。……我小心翼翼地拔出喇叭花，才发现花梗底部插在一个细细的塑料吸管里。啊，一定是占鸾！她这样做过。我擎着喇叭花，情不自禁地叫喊起来：“占一鸾！占一鸾！”“哎，我在这儿呢！”我寻声望去，占鸾就在旁边的小树林里跟两位妇女一同采草药呢。我跑过去，抱着老伴转了两圈儿，把一旁采草药的两位妇女都惹笑了。“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老伴问。“谢谢你给我的喇叭花！”

占鸾的自行车借给那位同事了，她是步行赶来的。在归途上，我推着自行车，跟老伴并肩缓缓地走着，那朵喇叭花仍然竖在车座上，笑迷迷的。老伴说：“我知道你会高兴，可没想到你会这么激动！”我说：“我早就体会到你对我的关心，今天又有了新的体会！”

我把这件事写信告诉远在大洋彼岸的女儿，她回信说：她和丈夫一块把信读了好几遍，起先只觉得有趣，后来似有所悟：在爱情上，心灵的沟通比生活上的照顾更重要。不知小孙子长大后会有怎样的感想？

赠我金橘的姑娘，你在哪里？

她叫孙国芬，是我的学生，却比我大一岁。我十九岁离开大学，分配到 M 大学附设工农速中教语文，当班主任，学生都是工农干部，大都比我年长。我是团员，国芬已是党员，因此我把她当做大姐。她和我一样出身贫寒农家，又都有丧姊之痛，很能谈得来。风言风语说我们在谈恋爱，根本没这事儿。两年以后，在她的支持下，我爱上了一个叫赵慧琳的女学生，比我小一岁；在我的鼓励下，国芬和同村的一个解放军军官确定了恋爱关系。这些情况都向组织做了汇报，没汇报的只是某些细节，例如我们私下里的称呼：芬姐，琳姑娘，三先生（我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在五十年代前期，跳交谊舞、穿花衬衫都曾作为政治任务来提倡，这点小小的浪漫情趣并不算大逆不道。

1957 年反右风暴开始时，她们已升入 M 大学二年级，和我仍在一个大校园里。我成了右派分子，她们也成了被批判对象，虽然贴出了揭批我的大字报，仍然不得解脱。我感到负疚，竭力做出了“比较彻底”的检查，她们解脱了，我被停职，无所

事事又忐忑不安地等候发落。

深秋的一个下午，我无精打采地走出宿舍，打算到学校商店去买点什物。落叶萧萧，高潮刚过的校园分外沉静。“啾呀！啾呀！”空中一只孤雁从北向南飞去，是一只被遗弃的孤雁在呼唤伙伴吧，谁理它呢？

在商店门前竟意外地遇见了芬姐，她也是来买东西的。我正想跟她打招呼，她却把头一扭，快步进店，奔向水果部去了。我感到一阵窒息，亲友的冷淡远比斗争会上的怒吼更蜇心啊！我迷茫地在文具部的柜台前愣怔了一阵，什么也没买，就走了出来。脑子里只盘旋着一个念头：“芬姐不理我了！连芬姐也不理我了！”

一阵风吹来，好冷，我习惯地把两手插到裤袋里。啊！这是什么？每个裤袋里都有一只金橘。“是芬姐给我的！”我激动得像孩子一样，一手擎着一只金橘跑回宿舍，把金橘摆在书桌上，反复地端详着，又细细地设想芬姐是怎样轻轻悄悄地把金橘一只又一只装进我的裤袋里，埋怨自己又庆幸自己当时竟一点没有察觉。

多么想向谁倾诉一下潮水般的心情！可是连琳姑娘也好久不见了，上次见面时她告诉我，“芬姐对我说：三先生的问题不同一般，你还是下狠心吧！”我表示听懂了她的意思，平静地为她拭去了眼泪。

此刻我的心却无法平静。在斗室里转了几个圈子，我想到了屈原的《橘颂》，找了出来，又吟诵又翻译：“……你要心胸开阔，气度从容，不可随波逐流，也不可故步自封……”这是芬姐对我的期望啊。我忘了也许她这个医科大学生根本不知道《橘颂》。

第二天我向领导递交了“一面工作，一面等待处分”的申

请，正巧一位语文教师患病，我被准许重上讲台。

第二年的5月4日，我开始接受“保留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当我提着新买的柳条包走出校门的时候，脚步确实并不沉重，因为除了心头的金橘，包里还有班级学习委员日前写给我的一封长信，在校门内又有一个学生诚恳地对我说了些鼓励的话，而且我把老校长的话信以为真了：“你的处分并没有固定的期限，好好改造，也许一年半载就回来了。”我至今仍感念他好心的哄哄。想不到在教养所里待了三年半，然后又是漫长的泥泞路。感谢“金橘效应”，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既学会了从笑容下看到邪念，又学会了从喝斥声中体味关切，日积月累，假恶丑见闻从没有动摇我对真善美的信念。

至今仍没有打听到芬姐的下落。芬姐，你在哪里？算起来你早该退休——不，离休了。我相信你一直在续写一个又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悄悄地，无论何时何地。可以告慰的是，我也不止于用想象为你编织金橘之歌，更在用行动为它作注。

1998.3